

著名  
楊紫雲 琴 雪梅  
惜春 小桂芳  
京曲



車說  
(上)

土地見聞錄

菊郎

四殺設警長苦哉煙客

前任該地警長蕭某酷喜京曲雅善  
曾於滬上某舞台客串數次念唱  
佳劇得一般人士之激歎賞再加  
研力究實為可造之才乃以官品高  
忽為皇帝所賞識一紙委任即署實  
今則調浙省各縣官已僕僕道矣

小珠道：你又打謊了！怎麼？我媽沒和我說？楊秀雲道：「花雲的話是真的，他那日就對我一般說，他要打謊爲甚？又和我打謊？」楊花雲道：「秀雲，她是過來人，做新娘是個什麼理？說給小珠聽，免得臨了上轎穿耳朵給利生哥笑？」花雲啞着笑，臉羞紅，道：「自己不是，外人一般，是說給一個人聽也換說給兩個人聽也，是說謝謝你別這麼挑，挑別了。」楊秀雲道：「不成，不成，你母親知道了，倒說是做姐姐的教壞了你楊花雲，道下不我母親，只知道你，你背指教妹，明日還上門來，道謝呢？你若富貴，不要我在這裏，你儘說我撓了耳朵不聽，或是依舊躲在床背後，只算沒有我這個人在這裏，那可有批駁了？」楊秀雲道：「如此，你們聽着罷！我現在是個新娘，老師是做學生的第一，不能批駁老師，不是楊秀雲文，乾咳了一聲，對窗格外，瞧見沒有？來，然後說道：做新娘，比平常的許多規矩，說來，你們沒做過，過新娘，我不說了，我要說的，便是客人散了，喜娘請過安，閉上房門，做新娘上的先，除了首飾，退下長裙，卸下上蓋，放下帳子，住被窩裏，一鑽，閉着眼睛，那做新郎官的自然也脫下袍子，褲子，鞋子，帽子，住被窩裏，一鑽，這時，雨這時，小珠和花雲兩人一連聽楊秀雲說了十幾個，這時，花雲忍不住，問道：「這時，怎麼樣呢？」

第二回 一類無不改老脾氣 兩鄰居嚇壞小心肝

花史一打

三馬路一枝花小先生也有活葉名  
芳者及名老貌貌也  
甚什辛業於某女校熟讀紅樓夢金瓶  
梅如某人之了環某某人住何處幾  
幾間某人某日着何服某人淫某人  
某人喜著何色某人好吃何物皆能一  
一背出瞭如指掌也  
清和館某書肆老板之恩相好也貌  
姣好年僅及笄神女生涯本不惡聞  
其眼中只有某老板一人游客遂是數  
幸某老板權厚貢一節之開銷彼不過  
九牛一毛耳  
會樂里落鵝脫向清秀唱工出色聞某  
本家重堂唱花頭不甚注意因堂唱  
之利益實較花頭爲優每夕多則七八  
十少則四五十亦勝人聽聞矣

晨游中之

武精神起見特請諡號名其爲  
君壯飛神君字澤其同規劃自  
發售長游券三日起專請武術  
大家陳君坤福每晨教授名家  
拳術武以期游客隨時均可加  
練習以於游息之中而寓強  
身之旨使體育得以普及焉

小桃園桃源爲瀟湘產聞其父爲孝廉  
兄亦任國之邑侯慘於兵劫遂落  
風塵一口吳語深知其底蘊者莫不  
認其爲姑蘇台畔人也

三馬倚倚風樓美而肥有楊妃楊之號  
每夕西線燈紅門如市聞其素不留

目。花。園。好。好。近。視。眼。  
目。皮。則。熱。視。無。視。

聲而知爲某客忙忙對不住客亦不怪  
 某夕代某寫香裙之局票時其朱唇  
 貼近裙字上某客笑謂曰好先生聞之  
 香裙之裙究香未彼則瞠瞠一笑愈覺  
 嬌妍  
 三氏路紫閣老牌子也善房中術有酒

(小逸)

瘦梅

一般人諱言性愛。簡直不瞭解生命。也因性愛就是主宰生命。的使者。所以生命即是孕育於性愛上的。沒有愛的。世界裏決不會尋得出真實的人類。唉。偉大而神聖的性愛呀。但是性愛究竟是什麼。同事呢。街頭上的阿黃和阿黑。互相熱烈地施行他們的生殖作用。這也算是性愛嗎。深居廣廈中的大人老爺們。廣置三妻四妾。左擁右抱。天天在溫柔鄉中消磨歲月。這也算是性愛嗎。不決不這不過是發泄他們的獸性吧。了那裏來的性愛呢。但性愛決不是神秘的。王平陵君曾在戀愛觀上告訴我們。直「男女之愛的是最高尚的不外乎朋友之愛。再更加上一種性的作用而已。」因此我們曉得。所謂性愛便是一從朋友之愛而發生性的關係。一吧。了所以兩性間的戀。動機完全發生在性慾一點上。這是無所用其疑義的。這樣說來。除了性慾便沒有戀了。了幾句話。說便是真正的戀。就是性慾已進步的形式。那些不瞭解戀。意義的偽道學家。偏是不承認性慾爲。的原來。硬要強地性。揀些精神戀。和純潔。的。名詞。來以自圓其說。其實。在他們口中的所謂。只不過是平常的「交際」。不能算是真正的。我們看了上文。便會明白的。野川白村在「所著」。論上。對於這般玄學。家。及偽道學家的謬見。曾有一下。話。來駁斥他們。他說：「所謂純潔。不是由獨身禁慾之消極生活。而保持的性的生活。由。而美化。詩化。這才能夠發見真正的純潔。單與異性交涉。不算純潔。不過是把有血有肉的人類。弄成不自然の木偶。吧。了由貴實保純潔。是從來宗教家的迷妄。由。而保純潔。那裏有性的生活。之真正自由哩。」

(從仕譯)

王平陵君也在。觀上。明明白地說。性與。一是肉體的本能。一是精神上。兩性結合的情緒。其實原是一個東西。不過表現出來的形式不同。而

恥不若

澤也以故登徒子輩每於其醉時恒流連不去必發必中生波亦因此而中落矣。

湖都某甲素慕色路見婦女必尾逐之品誚頭是有詞之者自若也一夕自友人處酒歸家行至中途見前一婦狀殊端好頭尾之婦趨避道左以護

春燈隨筆

陳元怡

老子曰天下熙熙皆爲利來天下攘攘

於是知經國之道首在阜民若管仲苟

談國乘郭人也初習洋貨業以勤勉受

之術措置裕如且重信諾惡苟得以見

數年稍稍積積除資尋肆主死其子繼之

於主未嘗敢動異志否則吾豈不能自

矣乎遂謀之西商集資設公司操各斗

倍之什幾何時利占大有多財善賈

地交通益形阻塞談乃與實業設鈎

營之經之積資百萬而故主之肆明折

貨重外傳第三

蓋一縊死鬼也甲大驚狂

兩月而痊人咸謂好色之報也  
濟南鄭生貌鄙麗性溫雅翩翩濁世一  
良報三日刊將世  
沈鑑良君糾合盛美孫晴雲菊苑  
許紅笙胡志駒馬小珏沈雲等合辦  
「食報」三日刊以繼鐘報之後內容力  
求精進其編輯部設于江西路六十號  
五樓云

人在見生至笑曰郎君來

君若久矣。生許其美。願娶之。美亦不疑。便笑曰。頃爲友人所勸。致勞娘子。久候甚爲歉人。但不知娘子何來。敢請芳名。美嬌笑曰。深閨弱質。蒲柳之姿。何勞多問。若以封非見。兼願充下陳。生喜其媚。遂相歡。既而嬌忽推起。曰。娘子鄭郎。鄭貴。此一夕之歡。壞我千金道行。實告君我狐也。平生採藥鍊丹。月所歷不下百餘人。初無如郎君之不疲者。今乃爲郎君所敗。是亦命也。惟腹中已有君骨血。期至來年二月十五是妾產期矣。

此處之偷生。於是實。尚矣十畝之田。十歲十難。百五十生不息。自無國賊。則治生之大經。而富國之長策也。得此而計。皆虛不亦小哉。

宋輔鵬。西浙歙人。以習律法之餘。而富。以養魚。場以養十畝之產。羊每

不若

爲利往子貢曰賜不受命而貨殖焉  
行其術以治天下則貨殖爲可少哉  
於肆上擢司會計操縱銀兩凡貿易  
西商所器於行市得先著焉若是者  
於歲奪其職然曰賈者吾受知  
耶今竭智盡忠而曩殖之入亦可已  
日有餘路聞一歲利倍之更一歲再  
商賈是時也國家資賈實業不振內  
閉紗廠於滬北利交通建轍渡於滬東  
閉矣國產乃出其財收什一以遺

人  
齋  
雜  
著  
(魯  
姚)

工心計善居積是

品敵不幾時而奪滿河之席蓋萬物  
有爲也洎乎西歐互閱乃乘時崛起  
官樓樂於施與間亦解囊不吝此其  
較南北經直郭豫三省素稱富饒之  
間故運輸占大有焉錢見其然也書  
黃河之北多產果實計其值不過一  
百何以南產絲茶鹽漢而北其利什  
本富可操焉故錢於是治產積居與

不可忽也夫以江

夫可受也。禮之以殺穀一石。差二  
患若調智巧。所求勝逐時勢而爭利  
以行之。雖強天下可也。奚必崇仁義  
乎。農桑開地五十畝。樹果千章。竹萬  
畝。庶幾可法。歟。惟魯頗執鞭以從之。